

主 编 陈先义 柳 萌

钟情无悔



ZHONGQINGWUHUI 石 英/著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老兵大家丛书

石 英

钟情无悔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兵大家丛书

钟情无悔 / 石英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4

ISBN 7-5065-4815-1

I. 钟… II. 石…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40466 号

老兵大家丛书编委会

主 编: 柳 萌 陈先义

编 委: 兰 草 李鞍明 陈先义

徐贵祥 峭 岩 柳 萌

濮继红

第一辑

风霜集 刘白羽 著

难忘军旅 邓友梅 著

昨夜星辰 李国文 著

火似的激情 林 非 著

青春无悔 赵大年 著

那时很年轻 谢 冕 著

战地醉雪 孟伟哉 著

绿魂 柳 萌 著

钟情无悔 石 英 著

第二辑

远旅心语 陈昌本 著

国家的投影 蒋子龙 著

人生有缘 蒋元明 著

却忆往事风流 杜卫东 著

泥土的声音 王 眉 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后勤指挥学院印刷厂印刷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发行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6.25

字数: 280 千字 印数: 5000 册

定价: 28.00 元

生命中有一片绿色的叶子

——序《老兵大家丛书》

陈先义

绿色，是和平的象征；绿色，是青春的代名词；绿色，以蓬勃向上的朝气催人发奋，给人鼓舞，大凡有过军旅生涯的人，谈起人生那段不寻常的岁月，总有一种割舍不断的绿色情绪，总要伴随着充满激情的美好回忆。

摆放在案头的这套题为《老兵大家丛书》的卷帙浩繁的丛书，便是刘白羽、李国文、邓友梅、赵大年、孟伟哉、林非、柳萌、石英等十几名苍苍白发的老兵对自己曾经有过的那段戎马岁月的回忆。

这些在中国的当代文坛声名显赫的作家们，人们提起他们的作品应该说是稔熟于心，如数家珍。因为这些作品曾以精辟的思想内容和精美的语言艺术，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为丰富中国文学艺术的宝库做出了贡献，其影响足以惠及几代读者。比如，刘白羽的《长江三日》，作为经典散文，至今仍作为大中学校的必读教材；邓友梅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那五》；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孟伟哉的《昨天的战争》都以其不同凡响的艺术成就，成为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例证。至于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更是作为改革开放初期反映企业改革的代表性作品，为广大读者所称道，一部又一部灿若珠宝的文学佳作，标明了这些作家们不可磨灭的贡献和文学实绩。

但是，也许很少有人知道，作品列入《老兵大家丛书》的这些作家们，都有着一段戎马岁月的生活经历。他们在年轻时代穿越战火，踏着硝烟，为自己的生命打上了充满军旅阳刚之美的绿色印记。人们或许不知道，曾经以优美流畅、大气磅礴的散文作品受读者崇敬的作家刘白羽，早在抗战的烽火岁月，就一身戎装北战南征，那时他已经是位著名的战地记者了。当年，毛泽东主席发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前，曾把他请进自己的窑洞，与他有过三次促膝长谈。孟伟哉、李国文，如今已经是年过花甲的白发老者，今天当人们捧读他们的脍炙人口的作品时，很少有人知道 50 多年前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在烽火硝烟中，也有过他们矫健的身影。特别是孟伟哉，至今身上还留有三八线作战的伤疤。由于负伤致





残，孟伟哉走下战场便告别了军旅。此后，曾在省文化厅、出版社等文化部门任职。也许那段让他刻骨铭心的战争生活，铸就了他的作家之路，于是才有《昨天的战争》那样的鸿篇巨制面世。认识散文家的林非，却未必认识在渡江战役中荷枪实弹冲向南岸滩头的那位青年战士。那时林非不过十八九岁，波澜壮阔的日子，生离死别的场面，成就了他别具特色的散文。同样，当我们翻开丛书，一位稚气未脱的海军战士照片映入眼帘时，或许你不相信这就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站在文学潮头引吭高歌的先锋人物蒋子龙。看到穿军装的柳萌、石英，我们是那样的熟悉，却又那样陌生。我们熟悉，是因为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曾经阅读过军人那种特有的气韵，曾经领略过军人那种特有的风骨；我们陌生，是因为这些我们熟知的作家，他们曾经是个兵。看着他们身着军装的照片，好奇中我们不觉又平添了几分敬重。

阅读这些作品，可以看出，这些大多生于上个世纪 30 年代的白发老者，字里行间跳动的是青春之火，笔端流淌的是军旅之情。他们对属于自己的青年的那段日子是那样珍视，他们提起穿军装的年月永远是那样心潮澎湃。虽然同为散文随笔，但风格却各有不同，刘白羽的隽永，林非的质朴，李国文的睿智，邓友梅的平和恬淡，柳萌的率直真切……然而，通观丛书，有一点又是他们相同的，那就是对军旅岁月倾诉的都是那样无比真切的情感。无论是写战地风采，还是绘边塞风情，是叙战友情怀，还是赞故乡明月，作品中涌动的都是军人情怀。正如赵大年、邓友梅所言，生命的七八十年过去了，回过头来仔细想一想，对自己影响最大的，还是穿军装的经历。军营培养了个性、学会了真诚，军营，给人血气方刚的品格，教会人在困难面前一往无前的冲锋。或许正是因为人生有这样一段军旅岁月，在此后的生活中，尽管有许多坎坷，许多逆境，他们都挺直腰杆走过来了，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走出了人生的辉煌。所以，当他们以《老兵大家丛书》之名将自己的经历诉诸文字时，比平生创作任何一部大书都来得认真执著。生活故事、人生体验，在他们笔下娓娓道来，读之启人心智，催人奋进，十几部作品，如十几部教科书，向读者诉说着多彩的人生。

“十八岁，十八岁，我参军到部队。”“生命中有当兵的历史，一辈子也不懊悔。”这是当今正在传唱并为人喜爱的军旅歌曲。这歌属于新兵，当然也属于老兵，生命中有一片绿色的叶子，即使到了白发皓首的年月，也永远会像十八九岁的新兵一样年轻。

自序

ZIXU



从军信念，刻苦铭心

本集之所以命名为《钟情无悔》，是由全书内容以主体思想所决定，多承柳荫、陈先义二同志筹划、主编和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这套《老兵大家丛书》，我才得以忝列其中。由此而感慰，并引发我对过往从军生活的追忆。从收入的全部篇章而言，似乎直接的军旅生活作品并不占多数。然而就其思想主线来说，一直贯穿着烽火斗争、战争历程与对人民解放事业的深深钟情。尤其是前三部分内容：《金色年代》、《圣地征途》和《回望战云》中的作品，可以十分清晰地见出我走过的足迹和不渝的信念，这会是终生坚守的；对童年时期即开始钟情的事业，将永生无悔，而且始终在内心里是引为自豪的。

我一直把上个世纪40年代中期视为生命中的黄金岁月，因为我有幸在刚刚懂事不久就参与了神圣的人民解放斗争的事业。我曾写过一篇短文叙述了当时的心情，曰：穿军装和未穿军装的小兵。上个世纪40年代，对我来说，是苦难生活向解放岁月的转折期：痛苦的煎熬与感动的喜泪并俱，艰险的环境和抗争的奋激互存。而只有那种强烈的对比与鲜明的反差才能在一个人的心灵刻以深刻的印痕。我非常清楚自己：我的信念的形成与其说是书本的训教，不如更确切地说是首先来自身心痛切的感觉，至少在开始时更是这样。我当然也很清楚：每个人的感受在很大程度上皆依其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等因素会有不同。而我的那种感受，也来自于自身的经历和性格，应该说是刻骨铭心的。

也许因为当时我还是个孩子，参军前后我得到地方干部和部队首长太多的启教与呵护。1946年春我在课堂上带领同学学习《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社论，驻在学校所在村镇的



军分区孙科长为我们辅导，但又不喧宾夺主，鼓励我“以你们为主”。同年，我在学校对门军分区刘政委处看稿纸，不小心弄倒了他的墨水瓶，当时我十分惊惶，手忙脚乱，刘政委和蔼地宽解我：“没什么。”他替我从容地拭擦过了，而且还说：“以后下课没事还可以来。”使我听了十分温暖，感激莫名。参军后的一天在部队驻地，我和通讯员小李在小河边看鱼，我们的参谋手拿照相机过来了，一见我们便热情地说：“小鬼，照个相。”他照过后，还给我送来一张。这是我成年后第一次照相，所以印象极其深刻。做机要工作后，我们的张副处长见我在用功“记字”，便摸着我的脑瓜，爱抚地说：“就这里面装着三千组码子啊”……等等。实在述不胜数。我就是在这些领路人的教诲和呵护下，从思想到躯体，“吃”着革命部队的“饭”长大了。

当兵 8 年后，我又上了大学，学了五年的专业文学知识。说起来，这也与部队有关。因为作为一名调干生，我在大学中还享受国家的调干助学金，除了供应自己上学以外，还能节省一些赡养父母。完全可以设想，假如我未从军，还在农村的话，以我的家境，我很有可能上不了大学。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革命部队为我能够上大学提供了必要条件。

当然，由于我在部队中还未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所以没有能够在那时就以文学形式反映身边的生活；而在 60 年代大学毕业后写过部分反映军旅生活的作品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而永远遗失（今已很难查到），造成永久的缺憾，不然我今天保留的直接写部队生活的作品还能多些。好在除了散文外，我还有一些诗歌及小说作品也是写军旅枪有关的内容，其中我的诗歌处女作《小马枪》就是。它与散文《马蹄湖畔》同写于 1957 年春夏之间，标志着我的文学创作生涯的开始，这是很值得在此顺便提上一笔的。

记于 2004 年端午

老兵寄语新兵
开拓军旅文学新天地
长江后浪推前浪
看群英奋笔收湖流

石英



甲申秋日



石英，出生于山东省胶东老解放区，童年时即经历战争洗礼，并参加了儿童团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少年时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做机要工作。后考入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从事文学编辑工作至今。先后任《新港》月刊诗歌组长、百花文艺出版社副总编、《散文》月刊主编、天津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副主任等，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津贴。著作甚丰，共出版文学传记、长篇小说、诗集、散文集、文艺评论专著《吉鸿昌》、《同在蓝天下》、《文明地狱》、《人性伏击》、《石英散文选》、《当代散文名家文库·石英卷》、《石英短诗选》、《散文写作的成功之路》等50余部，逾千万字。

目 录

MULU

第一辑 金色年代

胶东萦怀·····	3
母爱·····	5
童年的眼睛看抗战·····	8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拯救了我·····	10
“小时候”与战争·····	12
少年参军时·····	15
对竞争对手的怀念·····	17
在共和国最初年代里·····	21
遥远，又那么亲近·····	23
泉城忆·····	25
惊蛰·····	28
童年的“书斋”·····	31
卡壳的传单·····	33

第二辑 圣地征途

长征赋（四篇）·····	45
回眸雪山·····	48
河西风沙在沉思·····	50
总也忘不了延安·····	52
火热的制高点·····	55
杨家岭的感觉·····	58
黄洋界奇观·····	60





井冈雕塑园	62
心潮篇（二则）	64

第三辑 回望战云

沉落的硝烟（二则）	69
板门店	72
最近，又想起往事（二篇）	74
张家口 蔚县 平型关	77
独山桥，卡在历史肋骨上的子弹	79
一条僵死的蛇	81
写在札幌机场附近	83
沉思三元里	85
冢丘无存英魂在	87
在虎门，复杂心情	89
威势·烈火·废墟	91
钓鱼城“现象”	94

第四辑 神州正气

神州咏叹调	101
瞿秋白就义处过长汀	102
想起两个特殊的人	104
又远又近的孙中山	107
感觉翠亨村	109
林则徐的使命感	111
在林公雕像前	113
我写马骏	115
忆文友话香港（四则）	117
澳门情思	122
汤显祖他们曾在这里	124



雪落中国大地	126
世纪之交（三则）	128
第五辑 钟情西部	
钟情大西北	133
西部沙原手记	136
感觉河西走廊（三篇）	139
霍尔果斯	142
葡萄沟写意	144
徜徉在高昌古城	146
新蜀道难	148
蜀道朝天行	152
昭陵六骏秦川秋	154
草原的蚊子	156
第六辑 精神家园	
精神的家乡	161
乡情三味	164
母校南开，忆不尽的情景	167
《新港》三客	170
念蜀	175
从我的河南朋友想及其他	178
成功与灾难的碰撞	182
古代杰出的南下乡贤（四章）	184
劝君王饮酒听虞歌	187
千年疫病反思曲	189
第七辑 名胜寄情	
我观华山	197
出塞道上	199



古驿重振鸡鸣时	202
竹海的雨	204
苍山不老	206
黄果树幻象	208
大足，足矣	210
幸会五大连池	212
闽越王城寻味	214
垓下和虞姬墓寻踪	216
乌镇茅盾故居感怀	218
寄情钓者	219
雁荡夜色	221
弄假成真亦美谈	223
感觉芦芽山	225

第八辑 纭思随笔

由太平天国诸王府想到的	229
“好皇帝”和“坏皇帝”的幸运	231
看“腐败”不可简单化	234
有否“畜道主义”？	236
都是“上当受骗”吗	238
实力与运气	240
天才侯宝林	242
特殊环境中的美食	245
为乾隆“爷”一辩	247
从“老邻居”到彩衣堂	249

钟
情
无
悔

第一辑 金色年代



胶东萦怀

我在1985年2月号《胶东文学》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哦，胶东》的散文，其中追忆了我在童年时唱的一支歌：“在雷神庙，在半壁店，在那烟青公路上，就是这样，我们打仗为了人民，也依靠人民去打仗”……这支歌的旋律，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很可能，它的音韵将伴我终生。

自那篇文章发表至现在，已过去9个年头。而我，自1987年初黄县改龙口市时回家乡后，也已7年没有回去了。这当中，还曾去过胶东两次，一次是1989年春天随作协访问团至半岛东端和长岛县，一次是1991年报社文艺部在养马岛办副刊讲习班去过牟平和烟台，时间都极短。总的来说，阔别胶东已久了。

但胶东在我心中，也可以说有一种血肉相连的感情。我想了想，截至1994年，除了海阳、乳山未到以外，我的足迹遍及胶东大地，尽情领略过黄渤海和“天尽头”海风的温润，也不止一次亲面见难得露颜的海市。后者不是因为我有特殊的幸运，而是因为我在10岁~14岁间夏秋之际大都劳作于无遮的田野，只要海市展现丰采，当然必会有缘得见。在这一点上，比之宋代的大文学家苏东坡运气还好些，因为苏公在登州知府上任毕竟只有短短的五天啊。

但胶东留给我的记忆最深的尚不是浪花银朵，蜃楼幻景，而是血与火的神圣和相识与不相熟的父老情深，也许当一个人寄情最深，想起来最易激动时，所思所映的往往是以零碎的片断影像出现……

当我参军4年后第一次回家，乘坐一辆破旧的大客车沿烟潍公路经过掖县粉子山一带时，我耳边便震响起1946年我军与进犯的顽八军厮杀的枪炮声，我还想起我小学时的同学王铭元爱咬小指头的习惯动作，以及后来他作为机枪班长牺牲于灵山阻击战时的壮烈。

我想起我行军中路过栖霞县赵格庄和招远县毕郭的夜宿情景。我记得那位送饭的大娘，她把盛米汤的小陶罐“小看儿”（发平声），还有她在花生油灯下为我用针挑破脚泡的专注神情。人与人之间有时在相互帮助时并非都为获得报偿，但报偿却是被帮助者永恒的感念。尽管他们永不再见，却能将记忆带到生命的尽极。

我在胶东大地亲历了多少个第一次——第一次看到电灯是在莱西义谭店看京剧《大渡河》时，第一次乘火车是在即墨县城阳上车赶赴解放了的济南，哦，第一次乘汽车也是在





故乡与母亲是联系在一起的。父母在时，我每年至少回去一趟。“文化大革命”遭难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老家。为暂时逃避蹂躏，我曾两番往返北京——天津——龙口，领不到工资，母亲卖了送老衣裳和家具之类为我筹措路费和最低限度的充饥之需。第二次离家赴难时，母亲送我至村口，是时风助雪威，80多岁的老人几被大雪盖住。我乘长途车走了，汨汨的泪水也融不开遮蔽视线的雪雾。母亲去世后，我回老家在一处果树林中寻找埋葬母亲骨灰盒的所在，仍是天降大雪，地面全被白雪覆盖，根本无法分辨什么。这时，我的心当然不是那么轻松的，默默地想了许久。最后我捧起一捧白雪，在手上和脸上搓着，一部分雪花融化了，但我并不觉得很凉——这是贴近母体的雪啊，仿佛过去的时光融化在现实的暖阳中。

胶东又给了我这远方游子以新的精神营养，在我的生命中注入了新的活力。我永不能忘记我第一次参观刘公岛北洋水师指挥部“海军公所”的无限感慨，也难忘伫足龙须岛山头凝望当年日本侵略军袭击登陆从后路包抄清军的国耻纪念地。我将一篇散文的题目就定名为《海上求师》。是的，正面的经验是老师，惨痛的教训更是老师，后者的训教或许更加刻骨铭心，使人扼腕震痛。记得那篇散文就是第二天晚上宿在石岛的一家海滨饭店里写成的，是夜浪声拍礁，静中有声，声声撼动心弦，不终篇不能自己。

从那时好几年又过去了，胶东想必又是一番新貌，说不定令我欲寻少时旧观已难以寻见了。我不知何日方能再去觐见那片母亲的土地呢？